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

第三回 爬碑獻藝巧計盜花 八義成名結仇賊黨

話說蠻子趙庭，盤背背書之後，到了公堂，又背後半本。那府台大人一聽，果然不錯，遂說：「趙庭，你是認打認罰吧？」趙庭說：「認打怎麼說，認罰又當怎講。」大人說：「你認打呢，你是背後背刀，夜入公館，你有殺官盜印之嫌。」趙庭說：「大人，我要認罰呢？」大人說：「認罰，你得在本地取具妥實的舖保，在我衙中充當二班頭，與化龍一同拿賊辦案，另外我還有賞。」趙庭說：「罪民情願認罰，在老大人手下當差。」大人一聽心中甚喜，命人將他刑具撤下，抖袍袖散堂。彰化龍把他帶下來到了班房，令人打水。趙庭洗完臉，哥兩個一同來到會元樓，向他三人一說。那哥三個先給彰化龍道謝，又給華陽道喜。打好了會元樓的水印，交了上去。趙庭說：「大哥，我可能在此當差。我有一個朋友，必須寫信找他來，他可以當差。您派人騎匹快馬，到揚州府東門外阮家寨，約請阮恒阮明芳，讓他來接這個二班頭。」金翅鶴子彰化龍一聽，忙派伙計找來差人。化龍說：「你快去騎馬，去到阮家寨下書，請洪芳弱弟，一齊前來，不得有誤。」當差之人連連答應，拿著盤費走了。到了那揚州府東門外阮家寨，下馬，打聽好了阮宅住在那裡。他們來到路西門首，上前扣門。裡邊人問道：「誰呀？」差人說：「我們是蘇州來的。您這裡可是阮宅嗎？」裡邊說：「正是。」說著街門開啦，出來一個家人。當差之人將書信呈上。說「煩您傳進去。」那家人接了過來，拿到裡面，呈於阮明芳。那明芳伸手接過拆開一看，上面寫的是約他到府衙當差。趙庭要獻藝，為我戴守正戒淫花，並令洪芳弱弟，也一同前往。看明白連忙回到內宅，稟明他娘親。老太太心中甚喜，遂令家人賞那下書之人紋銀□兩。家人答應，拿了□兩銀子出來，到了大門洞，說道：「我家老夫人贈你□兩路費。」差人說：「勞管家駕，您替我道謝，我回去啦。」家人說：「是啦吧。」差人上馬，自回蘇州而去。這裡家人回到裡面，那明芳正跟老太太提說趙庭要獻絕藝，約自己當二班頭之事。老太太鄒氏問道：「兒呀，你當二班頭，就得出去拿賊，有個應拿的，也有不應當拿的。」明芳說：「是，是。」老太太說：「那大班頭是誰呢？」明芳道：「是金翅鶴子彰化龍，那趙庭他二人還要約我兄弟一同前往。」老太太點頭，說道：「明芳啊，此地離蘇州，相離太遠，你必須帶著家眷去才好。」當時叫婆子將大奶奶叫來，少時明芳之妻馮氏來到。老太太當面說道：「姑娘，你丈夫此次上蘇州府當差，我叫你隨著去。可有一節，無論甚麼事，可不准你胡管。要有應當說話的地方，說他不聽，可急忙派人告訴我來，我自自辦法。」馮氏連連答應，便下去收拾去了。那洪芳弱弟也到了後面，囑咐好了他們妻尹氏林氏，好生侍候老太太。外邊車輛備齊，馮氏拜別老太太，出門上車。他弟兄三人，也辭別了老母，出阮家寨，向蘇州而來，按下不表。如今且說彰化龍，將轉牌送到家中，回來到了成記老店，問道：「伙計，有閒房沒有？」伙計跑出來一看，笑道：「原來是都堂大人呀，別人找沒有，您找還能沒有嗎？」彰化龍道：「我可用的多呀。」伙計說：「您要用多少間呢？」彰化龍說：「你們有多少房屋？往後不用賣別的客人啦，我們要包一年半。」伙計連連答應。他們大家便安在店中。店的對過有座城隍廟。趙庭在吃飯後，他出來散遊，便走進廟來。看那廟中是五間大殿，台階七層。左邊有兩統石碑，西邊也有兩統石碑。心中暗想將來獻藝，可以在此碑上。查看好了，他出了廟，往東是一塊菜園子。園子邊上竟種些個大麻子，往西來有五間北房，往東有一行用秫稽紮的花障兒。順著籬笆往西走來，到這五間北房一看，那西房山與廟牆有個小夾道。夾道南頭有一眼大水井，上面安著轆轤。趙庭來在井口，往下一看，深不見底，他正要向前再看，忽聽屋中有人說道：「施主，您別往下看，那水太深，這井叫烏龍泉。」趙庭說：「是啦。吾不看了。」說完他便轉身順廟牆往南來，到了店中。從此每天吃完早飯，趙庭便來。日久熟練，一問老道，名叫魏清云。二人每天下棋解悶，很是投緣。這一天阮家弟兄到，隨來到衙署。向當差之人一說，彰化龍便迎了出來。哥三個一見忙上前拜倒，說：「大哥在上，我弟兄拜見。」化龍連忙伸手相攙，說道：「大弟快起來，不要行禮。你們不必打店口啦。趙庭既然把兄弟你舉薦出來啦，我這裡有兩所房子。你可以住一所吧。」說著話便領他們到了西邊小衙衙太平巷，找來家人彭安，開了門，進去收拾一切。打掃已畢，那化龍之妻早將馮氏接了進去，大家見禮，落坐吃茶。少時家人來回說：「那院已然打掃完畢，一切全齊。」他們弟兄忙出來督催轎車夫等，往北院卸東西，安置一切，不提。那彰化龍便將明芳弟兄三人，同到成記老店，宋錦與眾人引見完畢。趙庭說：「彭大哥，您可以去到府衙，回稟大人。就說我有師弟阮明芳，來替我在府當差。」彰化龍說：「好吧。」當時他來到衙中，來見大人，說明此事。大人忙命人將明芳喚來，要看一看。便派人到店中，找來明芳。來到內書房，明芳進來見大人行禮，口中說：「大人在上，草民阮明芳參見。」大人說：「明芳你免禮平身。」明芳站了起來。大人看他身高有九尺，面如白玉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準頭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襯，年有三□上下。光頭未戴帽，高挽牛心發髻。身穿寶藍色的大氅，扣著紐絆。上繡萬福留云。大人看他骨格不俗，心中暗喜，當下賞銀三百。明芳趕緊道謝，退了出來。那班房的差人等，上前道喜。彰化龍道：「大弟你先在此，代替我些日子。我必須上成記店中，看守那五路標行的總冊子，以及各門的名冊，好預備趙二弟他那件事。」明芳說：「是啦吧，哥哥您請吧。」說完化龍竟自拿了兩項冊子，到了店中，在店房裡面一查那冊子，彰化龍道：「二弟呀！那個門戶人不到都行，惟獨蓮花黨的人，不來可不成。」趙庭說：「是啦吧。」

一日兩，兩日三，轉過年春三月，這才苗慶、白、陶金到，以及鏢行□老、鏢行三老、鏢行二老全到。少時又來了鏢行五老，蓮花黨的李玄清、謝亮，屯龍口的、西川王家坨的、銀花溝的、何家口的、莫家村的、佟家莊的、連家窪的，通盤到齊。李玄清問彰化龍道：「皇宮大內丟了甚麼國寶，你下轉牌。」彰化龍道：「未曾丟國寶。」李玄清說：「既然沒丟國寶，你為甚麼下轉牌呢？」化龍說：「現有趙庭趙華陽，要戴守正戒淫花。」李玄清說：「帶守正戒淫花只是一人，就是左雲鵬一人。他練一手絕藝弔睛法，外人沒有。趙庭有甚麼絕藝，我得聽一聽，練得下來才成。要是練不下來，化龍你可知我帶來的這些人，乾甚麼來啦，你以為容易下的轉牌啦。」趙庭一聽，連忙上前，說：「明日要在城隍廟爬碑獻藝。」這才定規好了是五月□六日這天獻藝。到了是日，趙華陽在碑上練畢，辱罵蓮花黨，當場氣走屯龍口的寨王金花太歲普蓮。那李玄清問他要帶甚麼顏色的花。趙庭說：「要紫色的。」當時，李玄清給他一朵，趙庭扔下不帶，惹惱了老道，說：「趙庭，你特不要臉，從此還不叫你帶啦。」趙庭說：「李觀主，你須知我獻二藝，要帶就得我弟兄八人一齊帶，我一個人不帶。」李玄清說：「你還有何藝，何妨說了出來。」趙庭說：「你們將戒淫花，放在城隍爺的頭上，派你們手下人看守，我在三天之內，一定盜了走。倘若盜不出去，您可以亮寶劍將我人頭帶走，不算您欺生，算我學藝不高。可必須將殿中窗戶橫樑子全都打下去，門可以不動，我自法子盜那戒淫花。」李玄清說：「好。」便派人照法辦理。

正在此時中江五龍到，金龍劉清、銀龍劉明、小白龍丁得茂、混江龍趙普、鬧江龍李庸，他們大家會合一處。李玄清見了說道：「你們弟兄來了更好啦，咱們店中去吧。」大家來到店中，同吃晚飯。又來了西川傅家寨的小蜜蜂傅虎、金頭蜈蚣傅豹、小花蝶傅榮、追風鬼姚慶、黑面鬼姚明，大家人等來到此處，會見已畢。李玄清來見趙庭，問他：「三天盜花，從今天算，還是從明天算呢？」趙庭說：「從明天算。」李玄清說：「你要盜不了花，你要逃走呢，必須給我找一個保人。」趙庭說：「甚麼人保我？」彰化龍說：「我保你。」李玄清說：「你可保他，要是三天盜不出來戒淫花，我要江南趙的人頭。他要跑了，你可留神。我帶來的這些人，我要鬧了個地覆天翻。」彰化龍說：「我做保，他跑了有我哪。」此時那正門正戶的老少群雄一瞧李玄清，心中有點不服。其中何玉、莫方、蔣兆熊、徐國楨、佟豹，這些位更是不服。徐國楨道：「化龍啊！咱們到了算吧。」化龍說：「是啦。」遂問宋錦道：「二弟可能盜守正戒淫花？」宋錦道：「我也莫明其妙。」趙庭在旁說道：「我能盜，就叫他們派人看守吧。」當下李玄清謝亮等眾人，二次來到廟中，命人將窗戶橫樑子，全部摘了下去，把戒淫花插在城隍爺的帽沿上。李玄清的徒弟玉明玉朗走了進來，他叫魏清雲趕快將那殿中的佛像全搬了出去。殿中預備四個撮燈、四個吊燈、□五把椅子。老道答應，帶人一收拾，當下預備齊畢，他命兩個徒弟去買下三天的吃喝。二人走後，他便命中江五龍、傅家寨五位，謝亮、於良、玉明、玉朗，連李玄清，一共□

五個人，又叫玉明玉朗出去買來四支大臘來，找三斤香油來，添好了海燈，將這些燈全備齊了。東面五把椅子是中江五龍，面向西看著守正戒淫花。西川傅家寨五人坐在西邊，面向東，看著戒淫花。於良謝亮坐城隍爺的左右，面向正南。另外關好殿門，李玄清坐在當中，上垂首玉明，下首是玉朗，四面這樣的看著那花。白天他們全目不轉睛的看著，到了吃飯的時候，先由東西口個人去吃。吃完了之後，歸了坐。李玄清歸五個再去吃飯去。按下他們這裡不表。且說成記老店中的群雄，大家一處用飯。石俊章心中總不痛快，他說道：「我趙二叔脾氣真左，據我想現下戴花的除去左劍客爺一人之外，再無二人能戴。現下您獻絕藝，得了守正戒淫花，一個人還不肯戴，非要哥五個一齊戴不可。叫人家看守花，您去盜去。他們在那裡看的最嚴，趙二叔既沒有妖魔鬼怪的邪法。我看不易盜出來。」趙庭道：「人家有千條妙策，架不住我有一定之規。俊章你那知道，我若無有此項本領，我也不敢說此朗言大話。」眾人一聽全都半信半疑，不知他究有甚麼本領。晚飯後，真不服氣的主兒，夜間入城隍廟。到了廟中一看那邪形景，全都倒吸一口涼氣。書要簡斷。到了第三天的晚上，眼看就要到交花的日子啦，趙庭才把何凱叫到一旁，問道：「二哥帶著夜行衣沒有？」何凱說：「帶著呢。」說著他取來。趙庭打開自己換好，外罩大衣，來到外面桌子上，說道：「各位仁兄賢弟們，今夜小弟我若盜不出來守正戒淫花，你我下世再見了。」輪流來到何玉他們這個桌子，石俊章衝他一撇嘴。趙庭說：「唔呀，這是為何呀？」石俊章道：「您一個人不戴，我看戴不成了。」趙庭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石俊章啊，要罰你三杯水酒。」石俊章說：「您敢嗎？」趙庭說：「不但喝，我還要吃菜啦。」石俊章當時基了三杯酒，趙庭連喝兩杯，將要喝第三杯，石俊章說：「姓趙的你還有臉嗎？」趙庭一聽，心中大怒，一抖手嘩啦一聲，桌子就翻啦，縱身躍到外面。石俊章甩了大衣，抽刀跟了出去。當時兩個人打在一處。趙庭說：「俊章啊，當著你師父，吾不肯下毒手，你要隨我來呀。」說完虛打一拳，抹頭往外就跑。出了店門，來到城隍廟的西界牆，飛身過去，便蹲在牆下了。石俊章跟了進去，將落牆內，趙庭從後打了他一掌，自己飛身又出東廟牆。俊章吃了一回苦子，二回明白啦，他換了一個地方上東牆。此時趙庭跑在菜園子當中，用土塊向俊章打來。俊章閃身躲開，仍然往下追，追得甚緊。那趙來到烏龍泉上，躡身跳了下去。

此時眾人全都追到，何玉說：「好膽大的石俊章，你敢違師命將你趙二叔追下井。你可小心那左劍客爺的青鋒劍的利害。你小子還下去撈他去。」石俊章說：「不要緊，我下去撈他去。有個舛錯，有我全家抵住。」此時苗慶就要伸手動他。宋錦說：「三弟，不准動手。我看那位師弟敢動俊章。」當時六個人是面面相覷，真就不敢動手了。何凱說：「俊章，你看人家法規如何。」俊章一聲不言語，放下了刀，一扶井繩，跳了下去。就聽井口內哼了一聲，水花咕嚕嚕一響。大家再叫，井中就無人答應了。旁邊謝斌說道：「老師待我下去看看去。」說完他也下到井去，又聽見水一響，又無人聲。何凱說：「列位且慢，這井中必有原故，快取一個燈籠來。」當時拿來點好了，用繩子順了下去。眾人扶著井口，往下看。大家還沒看見水皮，撲的一聲，燈滅啦。這個時候小蝴蝶王平，連忙到了外邊廟中，見了李玄清說道：「道兄，現在江南趙與石俊章因為喝酒打了起來，俊章把趙庭追落井中。如今下去兩個人，也是蹤影不見。」李玄清說：「賢弟你我先不用去管他們。看守戒淫花要緊。」金龍劉清說道：「道兄您在此等一等，待我去看一看。他若是真死，那時撈出屍身，您手起劍落，砍下人頭拿回西川，大家慶賀人頭會。」李玄清說：「好，劉大王多多小心了。」劉清點頭，拿好水衣，出廟來到井口一看，大家圍著井。他往下一看，黑咚咚深不見底，便一扶井繩，撲咚一聲。大家又聽哼了一聲，水花咕嚕嚕一響。大家再叫，也是無人答言。王平飛報玄清，說：「金龍劉大王下井，也命喪啦。」此時銀龍劉明一聽，說：「道兄，事不關心，關心則亂。我大哥死了，待我去看看去。」說完甩了大衣，出廟來到井旁。說：「列位閃開了。」他到了井口，叫道：「大哥。」裡面無人答應，劉明一扶井繩也下去了。又聽裡面咚咚一聲，哼了兩聲，水花一撲啦，人又不言語啦。王平飛身回到廟東牆，抓著牆，說道：「道兄，劉明下去也命喪啦。」李玄清一聽，傷了我們人啦，不由得就急啦。他說了聲：「列位隨我來。」大家一齊出了大殿，上東牆外，一看眾人正圍著井口看。丁得茂三個龍關心，他們來到井口，扶著往下一看，裡面黑洞洞，水花直響。李玄清站在廟牆上，不知他們是何原故。說話之間，就聽東邊大馬子葉子一響。李玄清急忙回頭看，那守正花還在那裡阡著，遂叫道：「丁得茂啊，你們哥三個快回來吧，咱們看著守正戒淫花。花不丟，我自法子與他二人報仇。」當下三龍回來，一齊又到殿中各歸本位。何玉說：「謝春呀，你在此看守井口，我們先回店啦。」說完大家一同回到店中。

第三日天亮，石俊章謝斌二人回店，每人一身泥水。何玉問道：「俊章，這是怎麼回事。」俊章說：「師父，守正戒淫花，我八位叔父帶上啦。」何玉往下再問，俊章說：「此地不好提，容回到家中，我再說。咱們先上別的屋子住去吧，等我二叔露面，我們再出頭。」按下他們這裡不表。且說那廟中，天光將亮，劉清劉明也回來。劉清問道：「道兄，那守正戒淫花何在？」李玄清說：「沒動，仍然還在那裡。」劉清說：「好，我下水。頭紮在水中，將一翻回來，有一雙大毛手，將我脖子捏住。怔往井的窟窿裡去填。」一問劉明，劉明也是如此的說。劉清說：「我只得由那裡往上爬吧，上來之後，原來是大麻子底下，這才回到廟來。要有花在，咱們就可以把江南趙的人頭帶走。」遂令劉明將水衣換好。少時天光大亮，殿中燈全止住。他們一看那守正戒淫花，仍然是昂然不動。李玄清上前將花摘了下來，插在自己脖鈕扣上，心中自是高興，遂率群寇，大家一齊來到成記老店，來找金支鷄子彭化龍，要江南趙的人頭。彭化龍說：「李道友您先別著急。事實則圓。」當時向宋錦道：「宋大弟你去找一找趙二弟。他在人前誇下海口，如今這樣，是何法呢。」此時一千老少群雄，看他們這些人，全都把眼睛熬紅了。當下宋錦出來找趙庭。化龍言道：「李觀主您別著急，有事在。可是據我看他們決不能把送殯的埋在墳裡吧。」暫不表他們這裡。

且說宋錦出來各處一找趙庭，各處無有。忽然想起，這才來到菜園子，見了魏清雲問道：「道兄我二弟趙庭可在您這裡？」老道說：「你二弟因為煩悶，正在這裡睡覺。」宋錦遂來到屋中，將他喚醒。趙庭道：「唔呀，吾的哥哥，可要了吾的命。昨天弟在酒席筵前，多貪幾盅水酒，誇下海口，如今該當怎辦呢？」宋錦說：「二弟你不要煩睡呀，前去看看去。見了他們說一說，能成則成，不能成的時候，我是你的哥哥，那時咱們與他等一死相拚，哥哥我的命不要啦。」趙庭說：「吾的兄長，吾是不去了。」宋錦道：「那不成就，你不去那不是叫彭化龍受熱嗎？」趙庭無法，這才一同出來，見了李玄清、謝亮、於良。此時李玄清一見趙庭到啦，他可就紅了眼啦，遂說道：「趙庭，已然紅日東升啦，你未將戒淫花盜走。快跪在塵埃，你祖師爺好將你人頭帶走。」趙庭一聽雙膝跪下，說：「李觀主，吾拜托你一件事情。」李玄清說：「你還有甚麼話講。」說著伸手按劍把，宋錦大家也全都手扶著刀把。大家正要動手，趙庭說：「李觀主你莫要心慌啊，現時天還未到正午。再者說，也得吃個飽呀。」李玄清說：「可以。」大家一齊用飯。飯畢，趙庭說：「李觀主，你在蓮花黨成為一有名的人，難道說你做事也不查一查嗎？你將守正戒淫花放到盒子裡，搖搖看，他昂然不動，那才是真正的哪。那時你亮劍殺了吾，吾死者不冤。而今當著各門賓朋在此，你何不試試看呢。」謝亮說：「也可。」當時有人將八仙桌搭到外面，他們全來到院中。李玄清坐在桌旁，說道：「趙庭，你這就不對。瞎擺動人，諒你也活不了。」彭化龍道：「李觀主，他不是這樣的說啦嗎。那您就搖一搖看，如果真啦，那時您亮劍，就把我二弟的人頭砍下來，帶著一走，不算您的不對。」李玄清一聽也對，這才伸手取出盒來，放在桌案之上。趙庭說道：「列位兄弟哥哥，如今他要將戒淫花放在盒子裡，那時吾的命可就沒有了。吾可歎，二〇二歲就要離開陽世了。」李玄清伸手取出戒淫花來，往盒了放，橫著豎著，倒著立著，全攔不下去。趙庭在旁說道：「李觀主，如今這個花攔不下盒子去，你還不明白嗎。我要被你斬殺，吾豈不冤枉。李玄清呀，你是靠佛吃飯，賴佛穿衣，你叫城隍爺看著花，你有先不燒香的嗎？那城隍爺心中見怒，說你不該先給城隍爺戴上，算是你錯了。而今我倒有一枝花，你將盒子拿來，放下去看看如何。」李玄清一聽，忙將花又戴上，將空盒子送了過來。趙庭伸手取出一枝花來，放在那個盒子裡，是正合適。舉起一搖，是昂然不動。遂笑道：「李玄清啊，咱們二人換換盒吧。吾這裡有一個盒子，你將你那朵花，放到這盒裡去看一看。」李玄清接了過來，將花摘下放在盒子裡，也是昂然不動。大家一看，不由大吃一驚。李玄清道：「趙庭可稱高人。如今我送他一號，神偷趙不肖。那人不認我是亮劍殺之。」趙庭說：「李玄清，吾們弟兄八個，是每人一朵戒淫花。」李玄清點頭，當時命謝亮於良玉明玉朗打出七朵來，又問他們全戴甚麼顏色。趙庭說：「我要紫的。」宋錦說：「我也要紫的。」苗慶說：「我也紫的吧。」白說：「我要青的。」張明說：「我也要青的。」陶金說：「我要白的。」洪芳弱芳二人說：

「我們也要白的。」李玄清忙命人寫好，拿單子前去北門打好。這才二次下轉牌，請齊了人，將花供在香案之上。八個人齊焚香，對天賭咒：自己婦女不算，從此戴花，要在外有調戲人家婦女之處，必受一刀之苦。倘若戴花再彩花，必遭各門人亂刀分屍之苦。說完，大家起來，各將花戴好。

書中暗表，蠻子趙庭，他怎麼盜的那守正戒淫花啦？這內中有個原故？是從李玄清派人到北門去打守正戒淫花去後，趙庭便來到東邊菜園子，見了魏清雲，問道：「師兄你可有囤底沒有？」老道說：「有，你來看這個成不成？趙庭一看說：「成成」。老道：「您乾甚麼啊。」趙庭說：「老哥哥我另有用處，就以這個我就要盜他的戒淫花。您去把做活的叫來四個人。」老道答應，當時找來四個人。趙庭便叫他們去把井裡的四把水罐，打了上來，將水罐撤下。將囤底的四個犄角，紮了一孔，用井繩拴好，又拴好了水罐。然後趙庭光著腳，穿好襯衣襯褲，站立在囤底上，係到井中，入水也就有二指多深。趙庭面衝正東，用刀剗井幫，剗成一個窟窿，成了一個茶壺嘴似的，直剗到與上面透了天啦，上邊便是大麻子根。他便鑽出來了，用麻子葉蓋好了這個窟窿。然後各人給他們一錠銀子，囑咐他們不要向別人去說，四個人答言「是」，樂嘻嘻的走啦。趙庭來見老道，說：「老哥哥，他們四個人可嘴嚴嗎？」魏清雲說：「沒錯兒，他們嘴嚴。」趙庭一聽放了心，這才又來到北門，在舖子裡買了一根綜繩，有核桃粗細，一丈二長。又買了一根青絨繩，將青絨繩圍成一個球的形狀，把絨繩摺了一個活扣，然後回來。吃完晚飯之後，這才來找何玉，來借水衣，拿到外邊來，用青絨繩拴好了大麻子梗上。然後那一頭就從後牆直拴到大殿的後坡椽子頭上。預備好了，他就前來用飯，與石俊章因言語失和二人打了起來，他才向外跑，奔了菜園子，跳了井啦。到了裡面，撲咚一聲，落到囤底上，然後鑽入窟窿之中，將綜繩的套兒備好了。少時石俊章跳了下來水皮一響，趙庭用繩子套上他脖子，因此他是哼了一聲，說不出話來啦。便將他拉到窟窿之中，鬆了繩，說道：「唔呀，俊章啊，你得捧套。」俊章說：「二叔您說話，怎麼捧套。」趙庭便教給好了他拴套的法子，說道：「套好了也拉到這裡，下來人全如此。那時我自備有盜他戒淫花之法。」俊章說：「好吧。」說完他從窟窿裡鑽了出去。那謝斌下來，石俊章照方子套他，然後拉到洞中，往出怔推。謝斌看不是後邊，只可往出爬。不言他們這裡，且說趙庭，在白天買繩子之時，他早在北門也買了一朵戒淫花。仿著那朵一個樣，一個顏色，就是比真的大一點，真花是四寸，他買的這朵是四寸五分。今夜來到前坡西頭，暗中觀看。見劉清出去啦，他便爬在瓦隴上，往殿中偷著看。後來李玄清叫眾人，一齊出了大殿，上了東界牆的時候，趙庭便下了房，飛身躡到殿中，上供桌伸手摘下，將假花戴在城隍爺的頭上。然後飛身下來，急忙到了外邊，上了大殿。到了後坡先將絨繩解下，一拉那大麻子葉兒一響。李玄清等大眾，急忙回頭一看，那守正花仍然在那裡沒動。趙庭容他們下了牆，回到大殿，趙庭這才摘下絨繩，回到菜園子解下絨繩來，來見魏清雲，說：「道兄，你成全我們弟兄八位啦，從此我們是一世成名。」說完哈哈大笑，趙庭才回店與他們相見。

此時店門外來了七輛鏢車，頭一輛車上杆一個旗子，是鵝黃緞色，青火沿，在旗面上用青線所出一個三尖兩刃短把鈿，上有一行小字，上寫青州府南門外，王殿元，鎮海金龜，左中二門的頭一門。大家忙舉目一看，那王殿元正在後邊拉馬而行。趕車的說：「魏達官，前邊高搭彩棚，不知何事。咱們可是過不去啦。」王殿元說：「好，你與我拉著馬，待我前去看看。」後來他看見有轉牌在此，忙將軍刀放下，扣好大衣鈕扣，遂來到店裡，參見轉牌。彰化龍說：「王殿元，現有宋大、趙二、苗三、白四、張五、陶六、阮七、阮八、身受守正戒淫花。因為他們偷花盜花，有下三門的門長李玄清，與趙庭賀號，人稱神偷趙不肖。」王殿元一聽，便與他弟兄八人道喜。有人早將香案撤下，他們車輛才趕進了店來。彰化龍問道：「王老達官，您這保鏢落在何地？」王殿元到了臨安城，見了鏢行人等，無不誇耀此事。這裡李玄清說：「列位，只要有人鏢喂毒藥，佩戴薰香，就得屬我弟兄三人所轄。」眾人說：「那是一定。」他們眾人，又在店中住了些日子，紛紛散去。」

且說杭州南門外路西有興順鏢行，那裡有□位老達官，有四個伙計分兩路，水面二人，是登山伏虎馬子登，下海擒龍馬子燕，又有柳金平、柳玉平，乃是旱地伙計。那□位達官，頭一位是飛天夜叉蔣兆熊，住家山東濟南府南門外，蔣家鎮的人氏，排行在大。第二位飛天豹神槍焦雄，第三位是多臂長鬚尤坤鳳，第四位是雙翅飛熊穆德芳，第五位是金頭虎吳紀章，第六位是銀頭虎孫烈章，第七位是病二郎李貴，第八位懶麒麟華延生，第九位是飛刀將鄭和，第□位是賽餘化周通，辦理鏢店很有威名。此時山東青州府南門外王家坨有一位王殿元，外號人稱鎮海金龜，能為出眾，武藝高強。收有兩個徒弟，大徒弟是飛天豹李翠，二徒弟是追雲燕雲龍。另外有一義子，名叫笑面虎李明，在八主賢王府，充當內管家，淨身□四載。王爺因府中有盤龍棍、盤龍槍、九凹面金裝鋼、鬧龍寶鎚，在府內萬佛殿所供，因為李明一人太單，故此張貼皇榜，招請天下群雄，有能為的前來入府當差，相助看守四寶。王殿元走鏢到此，打聽明白，回來之時，便想對他徒弟們言明此事。這李翠雲龍二人本是姑表弟兄，又是師兄弟，他們在青州府浦江縣北門外李家屯住。王殿元便來找他二人，到了門外，一叫門，裡面有人應聲。王殿元問道：「你可是李宅的管家嗎？」裡邊說：「正是」，嘩啦一聲，門分左右，出來一人，正是李翠的管家，是奴隸姓，名叫李增。那李增抬頭一看來的這位老者，身高九尺，胸厚膀闊。往面上一看，紫微微一張臉兒，淺白寶劍眉，斜插入鬢。二眸子光華亂轉，八寶靈光甚足，灼灼放光，準頭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襯，海下一部淺白鬚鬚，根根見肉，根根透風，飄飄胸前。頭戴紫緞色壯士巾，窄綾條勒帽口。鬢邊斜插一朵茨菇葉，頂門一朵黃絨球，突突亂跳。身穿紫緞色緊身靠襖，青緞護領，黃絨繩□字絆，鸞帶煞腰，緊襯俐落，青中衣，灑鞋藍襪子，青布裹腿，斜披一件英雄氈，上繡萬福留雲，飄帶未結，水紅綢子裡兒，肋下佩定一口三尖兩刃短把鈿。此物好像一把三尖刀，其形漸小，桿下頭有小寶劍相仿，有尺六長短，護手盤往下有鵝眉枝子。此傢伙乃是大六門第四門的兵刃，最利害無比。黑沙魚皮鞘，黃吞口，藍布挽手往下一垂。李增忙問：「這位爺您貴姓？」王殿元通了名姓。家人遂說：「請您在此稍等，等我給您回稟一聲。」當時他進到裡面，報知他弟兄。二人一聽，是他師父到啦，急忙迎了出來。一看果然是老恩師，這才上前跪倒行禮。王殿元用手相攙，師徒一齊來到裡面。早有僕人高挑簾籠，師徒到了裡面落了坐。王殿元道：「徒弟，你們二人學會文武藝，為何在家治土務農呢？那學會了武藝豈不是白廢了嗎？」李翠忙說：「那麼依師父之見呢。」王殿元道：「我上京都送鏢，聽鏢行□老所提，王府張貼皇榜，欲招舉文武全才練武之人，有實資鋪保，入府當差。我想你二人在家無事，何不前去應差？」李翠道：「此事本當從命，但是徒兒家中有老娘在堂，有許多不便。再者徒兒等手中均不方便，無有盤費。」王殿元說：「不要緊，只要你二人肯的前去，我能給你們預備路費，可以前去入府當差。你的娘親可以接到臨安府居住。」王殿元回到家中，命僕人送去五百兩白銀，做為盤費。李翠、雲龍收下銀兩，準備動身。僕人又訪問明叫他們到八主賢王府，找內管事的李明，那是王老達官的義子。二人聽明，又有王殿元僱來的車輛，便將東西物件，拴繫車輛。然後李老太太帶著兒媳等一同上車，將破家宅交與當家什戶，代為照料。當下全家老少從此動身，友人相送，王家家人相隨，直向都京而來。

一路無事，左不是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非止一日。這天來到了臨安城。李翠雲龍等進了東門，見人便打聽，那裡是麒麟大街，有人指給他說再走不遠往南拐去，那東西大街便是。他們打聽明白，催齊車輛，便一直的來到了大街之上。到了一座客店，路北萬順老店，李翠叫雲龍好好看守車輛馬匹，待我前去打店。雲龍答言：「請兄長前去吧。」李翠這才下了馬，來到了店門外，叫道：「店家。」早有店小答應著走了出來。李翠一看出來之人，身高七尺開外，面如重棗，粗眉闊目，準頭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襯，光頭未帶帽，高挽牛心發卷，畫木簪別頂，前發齊眉，後發蓋頸，年長約三□里外。上身穿藍布緊身靠襖，青布的護領，藍布中衣，白襪青鞋，腰繫圍裙。遂問他道：「伙計，你們可有跨院？」伙計當時說道：「有，這位爺您隨我來。」李翠說：「你頭前帶路。」當時帶到影壁以後，西邊有一青水脊門樓，西邊是花瓦牆，將鐵門弔摘開，推開了門。李翠往裡一看，進門有木頭影壁一座，是綠油漆嶄新，當中斗大一個福字。北邊有兩間灰棚，南邊也有兩間灰棚。當時跟進來，拐過了影壁，抬頭再看，有八尺高花瓦牆，四扇屏風間，綠油油金星。上有四個門方，寫的整齊嚴肅。伙計上前將門推開，李翠往裡一瞧，院子內是方磚鋪地，實在的乾淨。有北上房三間，一明兩暗，前面有大廊沿，對門口有階腳石三層。穿院到了北屋，迎門一張八仙桌，一邊一把椅，東西各掛藍布軟簾，堂屋東西一邊一把茶几。李翠打開簾子到西間，往裡一看。前槽有一張大牀，前面有四扇大窗戶，是活的，能支能

摘。後槽有架兒案一張，西房山迎櫃一個。他又來到東裡間一看，這屋裡後槽有一張大牀，東房山有茶几，兩邊配兩個小凳，前槽八仙桌一張，東西配兩把椅子，四扇活窗戶，上邊兩雙能支起來，下面兩扇是紗籠子。三間房舍都糊的是四白落地。店小說：「客官您看怎樣？」李翠說：「可以，我們就住在這裡吧。」二人又走了出來，到了廊子下，一看兩個黑油漆門柱，房頂是畫棟雕樑。又領他到了西房，裡是五間，三明間兩暗間。將隔扇門推開，李翠便來到了裡面，留神觀看，見後牆沿是一對立櫃，南邊一個，北邊一個。挨著立櫃一邊一個箱架子，當中有梳妝台一座，上面是二尺四高，一尺八寬，古銅板一塊，兩旁是硬木雕刻，刻成萬字不到頭，那塊銅板擦的光亮照人。背面鋪著水銀，比做如今的鏡子，因為那時沒有玻璃，就用它照物人。銅板兩旁有粉缸、粉盞、粉碟，凡是婦女應用的全有。一面有五個小抽屜，婦人卸殘裝所用，以及摺滿頭的珠翠的地方，全有簪環首飾。李翠一看他就愛，又一回頭往南觀看，有綠緞色夾簾一個，紅走水藍飄帶。南房山有茶兒一張，左右有小凳各一個，前槽有月牙桌一個，左右配兩張椅子，前面放有銅痰桶一個。又往北頭一看，也是一個樣。店小又挑起南間的簾子，說道：「客官您往裡面請。」李翠走了進來，一看，前槽一張大牀，也是有四扇活窗戶，上邊的能支，下邊的能摘，外面有闌板兩扇。店小說：「各種物件要是不用，可以挪出去，要是用呢，就在屋裡放著。我們此地最講究，諸所的物件全有。我們店東做過吏部大官，凡是客人所應用的東西，這裡全都給預備齊全。」李翠一聽，當然心中的滿意，這才在此店住下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